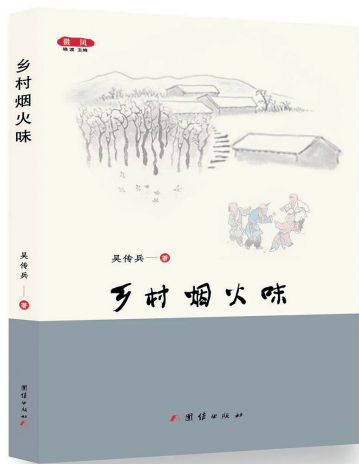


序《乡村烟火味》

储劲松



《乡村烟火味》
吴传兵 著
团结出版社

《纸上行》之后，并不常见传兵兄似以前一样日夜勤勉纸上行，及至某日听他说要出一部新作，并传来《乡村烟火味》的书稿，我很有些吃惊。假若有一天他和我说要生二宝，我的吃惊想来也不过如此。惊而后喜，他的第二部文集亦犹二宝也，我美其美。

振起斯文，是岳西这一方水土上同道诸人的夙愿，也是我的执念。这些年见到同在一城写文章的人，我屡屡殷勤劝其少混光阴多写文章，也不管对方脸上阴晴红白。齐宣王有“寡人之疾”，我恐怕是有“劝写之疾”。据说有人因此避我如宿仇，远远见到，即越墙穿巷而走。我听了，哈哈笑自己真是多事，有人视文章如生命，非写不可，有人视文章如衣服，只为好看，大可不必等量齐观。劝写文章的话，

我自然和传兵兄说过多次，幸好他并不嫌我直切和唠叨。他的这批新作中的一些篇章，就有我的婆心之功也未可知。否则他也不会付梓之际，让我写几句话弁之于卷首。

古人论画山水，说山有八面，石有三面，画论也是文论。文章如青峰黛石，面目俱在焉，一览即知，无须我多言。我且仿晋人木华作《海赋》，于文章的上下四旁而言之，略说一说其他。

传兵兄善饮，喜打纸牌，也爱文章。

闲时和传兵兄以及小城其他文友小酌，多是微醺即止。他酒量洪如海碗，又善劝，劝君更进酒一杯，一杯复一杯，意气风发袖底生风，劝酒语滔滔泱泱，诚朴里亦有机锋。我酒量小如蚕豆，桌上讷讷如提线木偶，找不到什么话说。于是每次我必先醺醺然，然后戛然而止，无论别人如何劝，我只是不喝。接着是他醺醺然，劝人者必被他人劝，也讨不到半点便宜。有他在，座中必热闹，饮者皆尽兴。杯盏交互中，我时常艳羡他，以为有古饮者之风，我远远不及也。这是他的豪放。

偶尔也在一起玩骰蛋，一百单八张纸牌地排列组合，也像用汉字砌筑文章，有无数种可能，却只有输和赢/好和坏两种结局。对于纸牌游戏，虽然玩的都是不带彩的“港币”，他每一局都打得特别认真，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从不苟且，类似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他从来不用，也很在乎输赢，为一手牌不惜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是他的较真和谨重，我以为也是他的有趣和可爱。

世间事多有相通处，无论酒、牌、文章还是其余。

梁简文帝萧纲言：“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愿传兵兄饮者留其名，牌局局局赢，也愿其文章多一些酒气、酒胆、酒风，多一些奇谋、奇诡、奇兵。

击缶而歌 戏外万象

——读胡竹峰《击缶歌》

程庆昌

击缶歌时序，词惊戏外人。

胡竹峰先生的《击缶歌》，是关于传统戏曲的梳理和追溯，确切说，是安徽省境内现存民间戏曲的汇总和一次集中展现，借现代人的视觉来解读传统戏曲，有味道，有嚼头，字里行间时时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安徽横跨江淮，淮河和长江把区域一分为三：淮北地区、江淮地区和江南地区。从徽州地区到淮北，不光是自然气候，文化积淀和传承也各有精彩，不可同日而语。大概这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的缘由。不同的民风民俗，不同的生活环境，自然会赋予一个地域的文化风格及生活风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了这种差异性，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

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亦不例外，一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区域性强，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百科这样介绍：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涵纳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有的特质中展现其各自的个性，种类繁多。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戏曲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

戏曲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剧种繁多有趣，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说有唱，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于一体，生、旦、净、丑各领风骚，独树一帜且韵味悠长。

不读《击缶歌》，不知道皖山皖水间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戏。每种地方戏，都长在生活里，长在人心里，演绎的都是人情，传承的都是道义。一声高腔，钻入云端，一记云板，响彻乡野。光阴如此流转，季节如此迭换，尽管叶黄叶落、涛走云飞，世间的因果沉浮，却借着简单的戏文，在乡村蜿蜒曲折，世间的真情善美，也借戏文里的公子小姐、才子佳人播散在一片又一片广袤的乡土。人间戏，心中人，就如此迁延不衰。

读《击缶歌》，一颗心不自觉稳沉下来，钻进灵动的文字里，满耳都是锣鼓声、鼓点声，眼前宛若水袖轻舞，没来由地想戏、思戏，盼着走进皖山皖水，做一回闲散之人，看戏、评戏……

戏曲，就是寄托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受制于某些因素，只能假借心中人的心声，委婉表达而已。戏演人生，或许是一个人也或许是一代人、一类人的人生，人生如戏，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片段，都是淋漓尽致和本色表演，真善美丑、是非善恶，不敢说一目了然，一样“青山遮不住”。

光阴染脸谱，美善赋神情。

云板催锣鼓，花腔演德仁。

春秋存大义，曲罢泪沾巾。

爱花草，爱生命，爱世界

——读季羡林《我爱天下一切狗》

李庆林

“黄昏时分，我形单影只从村内走回家来，屋子里摆着母亲的棺材，门口卧着这一只失去了主人的狗，泪眼汪汪地望着我这个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尾巴，嗅我的脚。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这只狗和我。”这是季羡林先生《我爱天下一切狗》一文中的片段，不由得令人细品伤怀二字。

季羡林六岁时被过继给叔父当儿子，从此离开了母亲。虽然叔父和婶子都对他很好，他也能吃得比在母亲身边好，但他自幼离开慈母，自此得不到母亲温暖怀抱的情感缺失，是我们难以体察的。一直到他成年后，对母亲只有过三次探望，母亲直到离世，身边只有那条老狗不离不弃地陪伴。而彼时的季羡林，在与老狗道别时，它又摇摆尾巴舔他的脚，他瞬间泪流满面。他要继续去国外求学，客观现实使然，他无法带走维系着母亲情感纽带的这条狗，他无奈挥别。他从此深爱关怀普天下所有的狗，他也估料到母亲遗留下的这条老狗流浪街头寂寞离世的结局……他用一生想弥补不能陪伴母亲膝下的缺憾，却无从弥补。他渐渐博学广识，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唯一一位终身教授，但他更为宽阔地理解到：唯有爱，不论悲欢，不论贫富，不论亲情，不论好友，不论动物，不论植物，都要满怀慈悲地去爱，去真挚关怀，才能平复内心的诸多痛楚，诸多伤感。

爱世间一切有情众生，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主题。

翻开《我爱天下一切狗》这本书，方知该书编辑极有心，精选了季羡林先生从1934年到2003年间的42篇文章。这些文章中，季老给花草树木、猫狗鸟兔、身边那些平凡生命皆赋予深情爱意，且字里行间充满生机勃勃。不论宏大耀眼，也不论身边拉杂琐碎，季老委实爱尽一切。他的研究专项实则是印度学，他在艰难时期蹲牛棚时，亦能偷偷翻译印度史诗《摩罗衍那》。他博古通今，却喜欢闲暇时用平静真挚的散文，接近生活地气，抵达生活本质，拉近与公众沟通的距离。他不愧为“德学双馨”，用生命体验告诉我们，唯爱能化解一切，使得悲欢皆宁，使得他从容诠释爱花草、爱生命、爱世界的人生态度。

全书42篇文章，依本人浅见，可分为六类：季羡林的童年生活；德国留学生活；追忆逝去年华，悉数可归于平常；热爱一切有情众生；一花一世界，万物皆灵；季羡林年迈所感孤单。我们从《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悲欢皆是生活》《人间自有真情在》等文字中，都能深切解读到季羡林先生慈悲为怀的心灵脉络。他说：“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他的文字总是春风化雨，不疾不徐。“前方是什么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真觉得，大自然特别可爱，生命特别可爱，人类特别可爱，一切有生无生之物特别可爱，祖国特别可爱，宇宙万物无有不可爱者……”

“一花一世界”，此句出自佛经。季羡林先生作为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对其理解则更为通达凝练。他依毕生学识，体悟包容与博爱的人生情怀，使他不折不扣成为一位“世界性的人”。用爱动物、爱植物、爱人生、爱一切的心态疗愈其对母爱的缺失，对母亲的缺憾，实为人生最高境界。

“槐花也仿佛得到了知己，大小小小。高高低低的洋槐，似乎在喃喃自语。周围的山石树木，仿佛一下子活了起来，一片生机，融融氤氲。荷塘里的绿水仿佛更绿了，槐树上的白花仿佛更白了，人家篱笆里开的红花仿佛更红了。风吹，鸟鸣，都洋溢着无限生气。一切眼前的东西联在一起，汇成了宇宙的大欢畅。”

我爱天下一切狗，爱花草，爱生命，爱世界，季老的人生信条里，恐怕不止这些。“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



《我爱天下一切狗》
季羡林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